

莎士比亚全集

*William Shakespeare*

**Troilus and Cressida**



中英对照

**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

梁实秋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远东图书公司

中英对照  
莎士比亚全集 25

Troilus and Cressida

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

梁 实 秋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远 东 图 书 公 司

## 例言

- 一、译文根据的是牛津本，*W. J. Craig* 编，牛津大学出版社印行。
- 二、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韵的排偶体”。译文一以白话散文为主，但原文中之押韵处以及插曲等则悉译为韵语，以示区别。
- 三、原文常有版本困难之处，晦涩难解之处亦所在多有，译者酌采一家之说，必要时加以注释。
- 四、原文多“双关语”，以及各种典故，无法译时则加注说明。
- 五、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
- 六、译者力求保存原作之标点符号。

## 序

### 一 版本

《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的版本问题相当复杂。

一六〇三年二月七日书业公会的登记簿上有下面的一项记载：

**Master Roberts. Entered for his copie in full Court holden this day to print when he hath gotten sufficient authority for yt, The booke of Troilus Cresseda, as yt is acted by my lord Chamberlens Men.**

这一个四开本可能即是莎士比亚的这一剧本，但是好像是根本不曾印行，其所以要破费六便士作此登记，显然的是想借此阻止其他同业印行此剧，即所谓“blocking entry”（阻止性的登记）。类此的举动 Master Roberts 已经作过不止一次。

六年后，一六〇九年一月，登记簿又有一项记载，准许出版家 Bonian 与 Walley 印行 *The History of Troylus and Cressida*，言明此剧乃莎氏剧团所曾上演者。是年春，此四开本出版，其标题页如下：

**THE Historie of Troylus and Cresseida. As it was acted by the Kings Maiesties servants at the Globe.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Design) LONDON Imprinted by G. Eld for R. Bonian and H. Walley, and are to be sold at the spred Eagle in Paules Church-yard, over against the**

great North doore. 1609.

此四开本印行后不久，在同一年内，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停止印行，将标题页上半页拆版重排，如下：

THE Famous Historie of Troylus and Cresseid. Excellently expressing the beginning of their loues, with the conceited wooing of Pandarus Prince of Licia.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同时又添上一篇序文，标题为“A Never Writer, to an Ever Reader. News.”内容平泛无奇，但强调此剧从来未曾上演过，与登记簿的记载及标题的说明全然矛盾。可能这是一种广告术，未曾上演过的剧本可能更受读者欢迎。不过此剧在舞台上不是一出受欢迎的戏也是事实，我们找不到当时有关此剧上演的记录。这四开本也从未再版过。

在一六〇三年的第一版对折本里，此剧原来计划排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但是不知为了什么，可能是版权上发生问题，排了三页之后便停顿下来，终于排在史剧部分与悲剧部分之间的那个地方，即《亨利八世》之后，《考利欧雷诺斯》之前。并且加了一个“开场白”。前三页是完全依照四开本，这三页以外则全部依照似是经过校勘的一个四开本，因为原四开本的一些误植改正了，而且还有些新的改订的字。有些词句见于四开本而不见于对折本，亦有些见于对折本而不见于四开本，互有损益，不过总结起来对折本比四开本多出四十行。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多出来的四十行及开场白是出自莎士比亚的手笔。

所以此剧的两个版本，显然的是对折本优于四开本。

## 二 著作年代

此剧的著作年代未能确知。

就外证而论，可得而言者约有数端：（一）一六〇三年的同业公会的登记应该是一个最后的期限。（二）一五九八年的 Frances Meres 的 *Palladis Tamia* 列举莎氏戏剧十二种未提到此剧，似可说明此剧之写作是在一五九八之后。近人 Leslie Hotson 在 “*Shakespeare’s Sonnets Dated*” 里说此剧即是 Meres 所称的那一出令人迷惑的 “*Loves Labours Wonne*” 其论证尚嫌不足。（三）Chapman 译荷马，*Seven Books of the Iliads* 刊于一五九八年，莎氏此剧似不能早于此年。

从文笔作风考察亦可推断此剧之著作年代。Fleay 于一八七四年首先提出一项意见，认定此剧是分三期写作的，其中的恋爱故事约作于一五九四年，赫克特哀杰克斯故事作于一两年后，优利赛斯阿奇利斯故事则属于一六〇六——七年。以后他自己也屡次修正他的意见。Stokes 在一八七八年提出了他的两分法，恋爱故事部分约成于一五九九年，营地故事部分约成于一六〇二年。后来许多批评家都接受这两分法的观点，例如 Raleigh 即强调此剧是分两次写成的，恋爱故事部分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前即已着手写作，然后停顿下来，至一六〇二年或以后再补修完成。Conrad (*Germanisch-Romanische Monatschrift*, I, 1909) 亦就诗律分析而支持此一观点。但是也有反对此一观点的，例如 Chambers (*Wm. Sh.*, 1930) 和 Small (*The Stage-Quarrel between Ben Jonson and the So-called Poetasters*, 1899)。

Miss Spurgeon (*Shakespeare’s Imagery*, 1935) 认为在 imagery 方面可以证明此剧与《哈姆雷特》颇有关联，而《哈姆雷特》是作于一六〇一——二年。

一般论者相信此剧是作于一六〇二年，很可能以后有过一度或两度的润色。

### 三 故事来源

此剧故事是很古老的，而且在莎士比亚以前就有好多人写过。但是我们难得确证来说明莎氏此剧直接取材之所自。

此剧有两个故事穿插在一起，一个是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之恋爱的故事，一个是希腊与脱爱之战争的故事。

关于前一故事，问题比较简单，莎士比亚的主要来源可能即是巢塞（Chaucer）的伟大的诗篇“Troilus and Criseyde”，不过在巢塞之前这故事尚有一段经过。故事可能是个古典的故事，其情节实在是中古作家的创造，因为在荷马的史诗里我们只能看到此剧中的几个人名，根本并没有恋爱的叙述。这恋爱故事之最早写作当推法国十二世纪的一位诗人 **Benoit de Sainte-Maure** 所写的“Roman de Troie”。这篇诗到了十三世纪被 **Guido delle Colonne** 改写成为一篇拉丁散文。随后由 **Boccaccio** 扩大描写成为一首长诗，继 **Boccaccio** 而更加细腻人物描写的便是巢塞。

在许多点上，莎士比亚戏里的故事大纲是追随巢塞的诗。但是莎氏对于几个人物的态度和口吻，和巢塞大不相同。在莎氏笔下，巢塞诗中几个人物（亦即荷马诗中人物）的品格被大大的贬抑了。这种贬抑的趋向不自莎氏始。一五三二年版的巢塞诗集在卷末附有十五世纪苏格兰诗人 **Robert Henryson** 的一首诗“**The Testament of Cressid**”，诗的内容是继续描写克莱西达以后的下场，说她在死前沦为乞丐和麻风患者。十六世纪时大家一直认为这首诗是巢塞作品之一部，且喜其申张了报应。莎士比亚读过巢塞是有极大可能的，不过我们要记得，这一恋爱故事早已以各种形态流行于世，例如戏剧、小说、诗、歌谣之类，到了莎士比亚的时候已形成为大家喻户晓的传统。一般观众，不必读过巢塞或 **Henryson**，就已熟知这个故事的梗概。潘达勒斯成为淫媒

那一行业的代表，“人肉贩子”，在十六世纪中叶之前就已经变成一个普通名词 *pander*。在英语里，“a woman of Cressid's kind”（克莱西达那类的女人）即是娼妇的别名。所以莎士比亚执笔写此剧时，故事情节是已经固定了的，不容有太大的更动，他必须接受此一早已形成的传统。

关于战争部分，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荷马的原文在十六世纪以前英国人是不大知晓的。莎士比亚可能利用过的是：

（一）李德盖特 *Lydgate* 的“*Troy Book*”。李德盖特（1370?—1451?）是个僧人，写过许多诗，这部“*Troy Book*”是其最著名的几部之一，诗凡五卷，用十音节联句体（*couplets*），应亨利王子（即后之亨利五世）之请而写，开始于一四一二年，完成于一四二〇年，刊行于一五一三年，写的是有关脱爱的“伟大的故事”，根据的是 *Guido di Colonna* 之拉丁文的历史“*Historia Trajana*”，这部诗首先传进了伊尼阿斯的曾孙布鲁特斯在英格兰殖民的传说。在第三卷里讲到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的恋爱故事，而且对于巢塞表示了崇敬。莎士比亚使用的可能是一五五五年的再版本。

（二）卡克斯顿 *Caxton* 的“*Recuyell of the Historyes of Troye*”。卡克斯顿（1422?—91）是英国的第一个印刷家，他的这一篇散文故事是译自 *Raoul le Fèvre* 的一部法文传奇“*Le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 Troyes*”，翻译始自一四六九年，完成于一四七一年，于学习印刷术后即将此书付印，时约一四七五年左右。以后再版数次，一五九六年的修订版可能是莎士比亚所使用的。

卡克斯顿的故事比李德盖特诗流行较广，莎士比亚取材的来源主要的是卡克斯顿，但是在人物描写方面莎士比亚也显然受了李德盖特的影响。



(三) 查普曼 (Chapman) 译的《荷马》。查普曼 (1559?—1634?) 在一五九八年发表了他译的《伊利阿德》, “Seven Bookes of the Iliades” (i, ii, vii-xi) 与 “Achilles Shield” (xviii) 共八卷, 用的是十四音节押韵体, 全部的《伊利阿德》是发表于一六一一年。莎士比亚很可能读过一五九八年刊的翻译。例如, 有关泽赛替斯之描写, 虽然简短, 见于查普曼而不见于李德盖特与卡克斯顿。当然, 也有可能莎士比亚读过拉丁文的《荷马》, 甚而至于希腊文的原本。

#### 四 几点批评

读过这部作品的人一定要问, 这戏的主题是什么, 作者的用意安在? 作者没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读者有权利提出这个问题。也可以说, 作品本身已经包含了这问题的答案, 读者须要自己去在作品里搜寻它。这答案不易搜寻, 像谜一样的不易捉摸, 所以这戏也就成为莎士比亚作品中最受批评讨论而又最难理解的几部之一。

有人说它是喜剧, 因为结果脱爱勒斯和克莱西达都没有死; 有人说它是悲剧, 因为“第一对折本”把它编在悲剧部分里; 有人说它是历史剧, 因为它的人物和故事背景都是历史的; 有人说它是讽刺剧, 因为史诗上的光荣的事迹被写成琐屑的无聊的纠纷, 崇高的爱情被写成为肉欲的荒唐, 讽刺了荷马, 讽刺了英雄美人, 讽刺了战争。其实这些说法, 全无交涉。这部作品, 明明的放在那里, 说它是属于哪一类型, 无关宏旨, 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写作基本上是在“浪漫的戏剧”传统的精神笼罩之下, 对于“类型” (genre) 并无尊重之意。

严格的讲, 此剧在结构上是并不完美的, 因为爱情与战争两大主题几乎占有同样重的分量, 反而失去重心。作者原意想来是

以爱情故事为主，但是战争的背景是太伟大了，太为大家所熟悉了，太富诱惑性了，以至于“下笔不能自休”，几乎演成了喧宾夺主的现象。此剧在舞台上不是顶成功的，也许这也是原因之一。施莱格尔（A. W. Schlegel）说：《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乃是莎士比亚的唯一的未经上演即行付印的一部戏。他这一回好像是不顾舞台效果如何，硬是要满足他的特殊的想像以及某种方式之人物描写的要求。”是的，我们在这戏里所宜欣赏的不是故事的发展，而是人物描写之刻划入微。

因为布局失掉重心，所以此剧结尾特别乏力。Snider (“System of Shakespeare’s Dramas.”1877) 批评得好：“此剧之结尾好像是一艘在波浪里被撞碎了的漂亮的船；逐渐的碎裂，除了在怒海上漂浮着的碎片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此剧实实在在的是触了礁。”须知脱爱围城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一对不幸的爱人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战事拖延十载，一直成为不了之局，爱情故事突然生变，结果也是不了之局。莎士比亚不能改动大家习惯接受的情节，所以结尾只得如此草草了事。

Coleridge, Schlegel, Ulrici, Knight 一派认为此剧乃是对于荷马之讥嘲的批判。诚如泽赛替斯所说，纷争的主题只是“战争与淫欲”。荷马所描写的英雄事迹，变成了愚蠢荒谬的行径。不过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取材来源不是荷马史诗，而是后人的转述。批判荷马之说似嫌过重。荷马的作品是将现实加以理想化，以成其史诗之伟大；莎士比亚是求深入，以探讨人性之深邃。时代不同，观点自异。T.Spencer 在他的“Shakespeare and the Nature of Man” P. 121 里说：“此剧以新的方式描写了人应如何如何与人实际如何如何之分别。人应该是有秩序的宇宙之有秩序的状态中的一部分；他应该按照理性而行动，不是按照热情来行动。”理想与事实的对立，也可以就说是讽刺，不过讽刺的不

是荷马，不是古代浪漫故事，讽刺的是人生。

脱爱勒斯和罗密欧不同，罗密欧是典型的浪漫情人，他的抒情的谈吐把他的爱人比拟成为天仙一般，脱爱勒斯则比较的着重在色情一方面。克莱西达更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中之最卑鄙者。莎士比亚在这戏里表达了一种阴黯而悲观的气氛。



# TROILUS AND CRESSIDA

## DRAMATIS PERSONAE.

PRIAM, King of Troy.

HECTOR,  
TROILUS,  
PARIS,  
DEIPHOBUS,  
HELENUS, } his Sons.

MARGARELON, a Bastard Son of Priam.

AENEAS,  
ANTENOR, } Trojan Commanders.

CALCHAS, a Trojan Priest, taking part with the Greeks.

PANDARUS, Uncle to Cressida.

AGAMEMNON, the Grecian General.

MENELAUS, his Brother.

ACHILLES,  
AJAX,  
ULYSSES,  
NESTOR,  
DIOMEDES,  
PATROCLUS, } Grecian Commanders.

THERSITES, a deformed and scurrilous Grecian.

ALEXANDER, Servant to Cressida.

## 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

### 剧中人物

普莱阿姆 (Priam)，脱爱王。

赫克特 (Hector)

脱爱勒斯 (Troilus)

巴黎斯 (Paris)

地伊孚勃斯 (Deiphobus)

亥兰诺斯 (Helenus)

王之子。

马加来龙 (Margarelon)，王之私生子。

伊尼阿斯 (Aeneas)

安替诺尔 (Antenor) } 脱爱将领。

喀尔克斯 (Calchas)，投效希腊之脱爱教士。

潘达勒斯 (Pandarus)，克莱西达之叔父。

亚加曼农 (Agamemnon)，希腊统帅。

麦耐雷阿斯 (Menelaus)，亚加曼农之弟。

阿奇利斯 (Achilles)

哀杰克斯 (Ajax)

优利赛斯 (Ulyses)

奈斯特 (Nestor)

戴奥密地斯 (Diomedes)

帕楚克勒斯 (Patroclus)

希腊大将。

泽赛替斯 (Thersites)，一残废而好骂人的希腊人。

亚力山大 (Alexander)，克莱西达之仆。

---

TROILUS AND CRESSIDA

DRAMATIS PERSONAE

Servant to Troilus.

Servant to Paris.

Servant to Diomedes.

HELEN,     Wife to Menelaus.

ANDROMACHE,     Wife to Hector.

CASSANDRA,     Daughter to Priam; a prophetess.

CRESSIDA,     Daughter to Calchas.

Trojan and Greek Soldiers, and Attendants.

**SCENE.—Troy, and the Grecian Camp before it.**

脱爱勒斯之仆。

巴黎斯之仆。

戴奥密地斯之仆。

海伦 (Helen)，麦耐雷阿斯之妻。

恩德劳玛奇 (Andromache)，赫克特之妻。

卡珊德拉 (Cassandra)，普莱阿姆之女；女预言家。

克莱西达 (Cressida)，喀尔克斯之女。

脱爱与希腊士兵等，侍从等。

**地点：脱爱，及脱爱城前之希腊营地。**



## PROLOGUE

In Troy there lies the scene. From isles of Greece  
The princes orgulous, their high blood chaf'd,  
Have to the port of Athens sent their ships,  
Fraught with the ministers and instruments  
Of cruel war: sixty and nine, that wore  
Their crownets regal, from the Athenian bay  
Put forth toward Phrygia; and their vow is made  
To ransack Troy, within whose strong immures  
The ravish'd Helen, Menelaus' queen,  
With wanton Paris sleeps; and that's the quarrel.  
To Tenedos they come,  
And the deep-drawing barks do there disgorge  
Their war-like fraughtage: now on Dardan plains  
The fresh and yet unbruised Greeks do pitch  
Their brave pavilions: Priam's six-gated city,  
Dardan, and Tymbria, Ilias, Chetas, Trojan,  
And Antenorides, with massy staples  
And corresponsive and fulfilling bolts,  
Sperr up the sons of Troy.  
Now expectation, tickling skittish spirits,  
On one and other side, Trojan and Greek,  
Sets all on hazard. And hither am I come  
A prologue arm'd, but not in confidence  
Of author's pen or actor's voice, but suited  
In like conditions as our argument,  
To tell you, fair beholders, that our play  
Leaps o'er the vaunt and firstlings of those broils,  
Beginning in the middle; starting thence away  
To what may be digested in a play.  
Like or find fault; do as your pleasures are:  
Now good or bad, 'tis but the chance of war.

## 开场白

这出戏的背景是在脱爱。希腊群岛的一群高傲的君王，心情激动，派遣他们的船只到雅典港口，满载着准备厮杀的将士和从事战争的军火；六十九位戴着王家冠饰的武士，从雅典湾向着佛里基亚驶去；他们发誓要劫掠脱爱，因为麦耐雷阿斯的王后，被奸污了的海伦，正在那坚强的堡垒里和淫荡的巴黎斯同床共卧；这就是争端的所在。他们来到了田尼多斯①，艨艟巨舰卸下了英勇的战士；希腊的新锐部队就在达尔且②平原建立起他们的漂亮的帐篷；普莱阿姆的城有六个门，达尔且，丁伯利亚，伊利阿斯，墓塔斯，脱落真，和安台诺利地斯，都有粗大的铁箍和相当紧凑的铁栓，把脱爱的子弟关在里面。现在脱爱人和希腊人双方都心惊胆战，不知胜负终将谁属。我这个念开场白的人，如今全副武装的站在此地，并不是自恃作者的生花妙笔或演员的清越的喉声，胆敢向观众挑战，这样的打扮只是合于剧情而已，我来是要告诉诸位，诸位观众，我们这出戏不是从战争开始时演起，而是从中间演起；

从那个地方开始，

直到一出戏所能容纳为止。

赞赏或挑剔，悉听尊便：

好与坏，恰似战争胜负难测一般。

## ACT I

SCENE I—Troy. Before PRIAM'S Palace.

Enter TROILUS armed, and PANDARUS.

TROILUS Call here my varlet, I'll unarm again:  
Why should I war without the walls of Troy,  
That find such cruel battle here within?  
Each Trojan that is master of his heart,  
Let him to field; Troilus, alas! has none.

PANDARUS Will this gear ne'er be mended?

TROILUS The Greeks are strong, and skilful to their strength,  
Fierce to their skill, and to their fierceness valiant;  
But I am weaker than a woman's tear,  
Tamer than sleep, fonder than ignorance,  
Less valiant than the virgin in the night,  
And skillless as unpractis'd infancy.

PANDARUS Well, I have told you enough of this: for my part, I'll  
not meddle nor make no further. He that will have a cake  
out of the wheat must tarry the grinding.

TROILUS Have I not tarried?

PANDARUS Ay, the grinding; but you must tarry the bolting.

TROILUS Have I not tarried?

PANDARUS Ay, the bolting; but you must tarry the leavening.

TROILUS Still have I tarried.

PANDARUS Ay, to the leavening; but here's yet in the word  
'hereafter' the kneading, the making of the cake, the heating  
of the oven, and the baking;

## 第一幕

**第一景：脱爱。普莱阿姆宫前。**

**脱爱勒斯全身披挂，与潘达勒斯上。**

脱 把我的仆人喊来，我要解下盔甲：我这里发生这样凶恶的激战，为什么还要到脱爱城外去作战呢？每一个能控制自己内心的脱爱人，让他到战场上去吧；脱爱勒斯，哎呀！已经没有心了。

潘 这桩事就无法补救了么？

脱 希腊人是很强壮，强壮而还灵巧，灵巧而还热烈，热烈而还勇敢；但是我比女人的眼泪还要柔弱，比睡眠还要驯顺，比无知还要愚蠢，比在夜间的处女还要胆小，比不懂事的婴孩还要笨拙。

潘 唉，关于此事我对你已无话可说了：我不能再进一步去干预。要拿面粉做饼吃，必须等着磨麦子。

脱 我不是等着了么？

潘 是，磨麦子；但是你还要等着过筛。

脱 我不是等着了么？

潘 是，过筛；但是你还要等着发酵。

脱 我也等过了。

潘 是的，等过发酵了；但是以后还要再等着揉面，做饼，烧炉，烘烤；

nay, you must stay the cooling too, or you may chance to burn your lips.

TROILUS   Patience herself, what goddess e'er she be,  
Doth lesser blench at sufferance than I do.  
At Priam's royal table do I sit;  
And when fair Cressid comes into my thoughts,—  
So, traitor! 'when she comes'!—When is she thence?

PANDARUS   Well, she looked yesternight fairer than ever I saw  
her look, or any woman else.

TROILUS   I was about to tell thee: when my heart,  
As wedged with a sigh, would rive in twain.  
Lest Hector or my father should perceive me,  
I have—as when the sun doth light a storm—  
Buried this sigh in wrinkle of a smile;  
But sorrow, that is couch'd in seeming gladness,  
Is like that mirth fate turns to sudden sadness.

PANDARUS   An her hair were not somewhat darker than Helen's,—  
well, go to,—there were no mor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omen: but, for my part, she is my kinswoman; I would  
not, as they term it, praise her; but I would somebody had  
heard her talk yesterday, as I did: I will not dispraise your  
sister Cassandra's wit, but—

TROILUS   O Pandarus! I tell thee, Pandarus,—  
When I do tell thee, there my hopes lie drown'd,  
Reply not in how many fathoms deep  
They lie indrench'd. I tell thee I am mad  
In Cressid's love: thou answer'st, she is fair;  
Pour'st in the open ulcer of my heart  
Her eyes, her hair, her cheek, her gait, her voice;  
Handlest in thy discourse, O! that her hand,  
In whose comparison all whites are ink,  
Writing their own reproach: to whose soft seizure  
The cygnet's down is harsh,

这还不行，还要等着冷却，否则会烫了你的嘴唇。

脱 耐心的女神，在艰难困苦的处境里，也不比我的耐心大。我在普莱阿姆的御膳桌上进餐；美丽的克莱西达一进入我的念中，——呸，骗人的东西！“她进入念中”！——她什么时候离开过？

潘 哼，她昨天晚上比我以前所见的愈发漂亮，也比任何别的女人漂亮。

脱 我正要告诉你：我的心里好像是塞着一口气叹不出来，要裂为两半，生怕被赫克特或我的父亲发觉，这时节我就——好像太阳在阴霾中出现一般<sup>③</sup>——作出微笑之状掩饰我的愁心；

但是愁苦而强作欢颜，

正如乐极生悲一般。

潘 如果她的头发不是比海伦的黑一点，——唉，不必提了，——这两个女人简直没有什么可比较的了：但是，以我的立场来说，她是我的侄女；所以我不便称赞她；不过我愿意有人像我一般听到她昨天讲的话：我不否认令妹卡珊德拉有预言的本领，但是——

脱 啊潘达勒斯！我和你说，潘达勒斯，——我若是告诉你，我的希望沉没在那里了，你不必回答我说那希望究竟沉没了有多少吋深。我告诉你，我爱克莱西达爱得发狂：而你却说，她是美；把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的脸庞，她的脚步，她的声音，倾注到我的心的伤口里；你总是口口声声的说，啊！她的那只手，一切白的东西和它比起来都变成自惭形秽的黑墨水；握上去柔若无骨，天鹅绒都显着粗糙，

and spirit of sense  
Hard as the palm of ploughman: this thou tell'st me,  
As true thou tell'st me, when I say I love her;  
But, saying thus, instead of oil and balm,  
Thou lay'st in every gash that love hath given me  
The knife that made it.

PANDARUS I speak no more than truth.

TROILUS Thou dost not speak so much.

PANDARUS Faith, I'll not meddle in 't. Let her be as she is: if she  
be fair, 'tis the better for her; an she be not, she has the  
mends in her own hands.

TROILUS Good Pandarus, how now, Pandarus!

PANDARUS I have had my labour for my travail; ill-thought on of  
her, and ill-thought on of you: gone between, and between,  
but small thanks for my labour.

TROILUS What! art thou angry, Pandarus? what! with me?

PANDARUS Because she 's kin to me, therefore she 's not so fair  
as Helen: an she were not kin to me, she would be as fair on  
Friday as Helen is on Sunday. But what care I? I care not an  
she were a black-a-moor; 'tis all one to me.

TROILUS Say I she is not fair?

PANDARUS I do not care whether you do or no. She 's a fool to  
stay behind her father: let her to the Greeks; and so I'll tell  
her the next time I see her. For my part, I'll meddle nor  
make no more i' the matter.

TROILUS Pandarus,—

PANDARUS Not I.

TROILUS Sweet Pandarus,—

最敏感的东西都像农夫手掌一般硬：我一说我爱她，你就对我说这些话，话也不能算错；但是，你这样说，你不是在我的爱情的创伤上涂抹油膏，你是用刀再去戳刺我的创伤。

潘 我说的只是实话。

脱 你说得还不够充分。

潘 老实话，我以后不愿再过问了。她是什么样，就让她是什么样：如果她是美，那最好不过；如果她不美，她自会设法补救④。

脱 好潘达勒斯，你这是怎么啦，潘达勒斯！

潘 我已经费了很大的力气；她怪我，你也怪我：在你们之间跑来跑去，一点也不讨好。

脱 怎么！你生气了，潘达勒斯？怎么，和我生气？

潘 因为她是我的家人，所以她不是和海伦一样的美：如果她不是我的一家人，她在星期五就会和海伦在星期日一样的美⑤。但是这与我何干？她纵然是一个黑摩尔人，我也不在乎；对我是一样的。

脱 我说她不美了么？

潘 你说了也好，没说也好，与我无关。她留在这里，没跟她的父亲去，实在是个傻瓜：让她也到希腊人那边去吧；我下次见到她我就这样对她说。以我来说，我再也不干预这件事了。

脱 潘达勒斯，——

潘 我不。

脱 亲爱的潘达勒斯，——



---

sample content of Troilus and Cressida (The Complete Shakespeare Translated by Liang Shiqiu, Book 25) (Bilingual Edition)

- [download Bungalow 2 pdf](#)
  - [read Partials \(Partials, Book 1\)](#)
  - [read Major Pettigrew's Last Stand: A Novel](#)
  - [download online Servant Leader pdf, azw \(kindle\), epub, doc, mobi](#)
  - [Adele: The Biography for free](#)
  - [My Secret Life: An Erotic Diary of Victorian London online](#)
- 
- <http://sidenoter.com/?ebooks/Bungalow-2.pdf>
  - <http://metromekanik.com/ebooks/Partials--Partials--Book-1-.pdf>
  - <http://www.uverp.it/library/Major-Pettigrew-s-Last-Stand--A-Novel.pdf>
  - <http://nautickim.es/books/Servant-Leader.pdf>
  - <http://interactmg.com/ebooks/The-Assassins--A-Radical-Sect-in-Islam.pdf>
  - <http://tuscalaural.com/library/My-Secret-Life--An-Erotic-Diary-of-Victorian-London.pdf>